

强 奸

——杀死婴儿，奸污母亲

石田干雄

(兵长)

嗤——，擦着火柴，硫磺的臭味刺鼻。噗的一下，微弱的光逐渐大了起来。黑暗中，在火炕上铺着的被褥上面，靠着墙壁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的身影显现出来，在宽阔的墙壁上歪斜地扭动着。

在她前面，穿着有点脏的草黄色服装、挂着佩剑的士兵，露出微笑时的牙齿，满足地歪着面孔笑着。在侧身黑影的脸上，令人可怕地亮着眼镜，像狼的眼睛一样发光。惊恐不安的女人，眼睛充满愤怒，大大睁开，不敢作声，吓得身体缩成一团向后退着……照亮用的火柴烧完了，又回到了黑暗。

我在中国作为新兵登陆以来，尽管还不满半年，但是作为掷弹筒手却参加了四次“讨伐”行动。比战斗更重要的是践踏所到之处的农家，杀掉牛、猪、鸡，把凳子或是农具——有时连棺材也当作劈柴。用搜罗来的油和面粉烹调成“野战饭菜”来吃，这就是所谓“讨伐”。

“如果去‘讨伐’，酒和女人都会有的，赌博的‘资

本’也有了，但别把性命丢了。这就是讨伐。”这是老兵们的口头禅。

我在入伍以前，从满洲和上海回来的士兵有关战地的话引起了我的猎奇心，所以，我也想去战地。这次成为30岁的补充兵，实现了我的愿望。在两次三次重复进行的“扫荡村落”中，如果看到村子里逃慢的女人，老兵们一定让我们新兵当守卫，把那个妇女强奸了。在城市里长大，16岁就知道在社会上能够用钱一个晚上玩弄一个女人以后，我玩弄了很多女人。现在，看到他们这样做，官能受到刺激，自己也想赶快学着去干。

在鲁东作战中配属于大熊兵团的我们59师团直辖自行车中队，到达离福山县城6—7公里的这个村子的时候，是1942年11月下旬。这天像要下雪，风力很强，我们是在下午3点左右到达的。

在田岛少尉的命令下，我和士兵们一起钻进门，为寻求各自想得到的猎物而四散奔跑着。我和山口上等兵分开后，凶狠地把所到之处搅得一塌糊涂。在进入认为没有人的西头一家时，意外地看到了肤色洁白的美女样子的女人。我吓了一跳，在此后的一瞬间，就像野兽那样，欲火剧烈地燃烧起来。

为了日本而不得不征服匪贼，这就是战争。学校的老师，官员，寺院的和尚，都是这样教我的。我成了为国尽忠的士兵来到了战地。但是，我在旗帜的波浪中被欢呼送行，却暗暗掉着眼泪。出国以来，干了些什么呢？父母和我的朋友都不知道真实的情况……我自从到了中国，完全成为所说的战争奴隶，眼光变得短浅，因为拿刺刀对着什么也没有拿的中国人可以忘乎所以。我们枪杀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在田里干活的老百姓，烧光老百姓的家，随意蹂躏妇女。

所说的匪贼不是别人，而是在田地里努力干活的老百姓；所说的坏人，也不过是为了防止侵略者们破坏和平的幸福生活而斗争着的人们。

这种战争的真实被人们所隐瞒着。在“战争”的名义下，上从师团长，下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士兵，一般在人世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干的事，有人类良心的人绝不允许干的坏事，在大白天就可以公然进行。我们在战争中干了些什么？对于那些为蒙骗国民而热衷撒谎的当权者，我在憎恨的同时，感到自身也成为战争的牺牲品。因为失去了人性，我曾给世上的人们带来多大的应受诅咒的悲惨的不幸？……

我穿着脏鞋跳到被褥上，伸开大手，朝墙边的女人猛扑过去。女人从我的身体下面钻了过去，敏捷地靠向火炕角落，在黑暗中直盯着我下一步的行动。我认为很容易就能弄到女人，但希望竟落空了。我一面偷看那恢复神志的女人的样子，一面转过身来。

在黑暗中，我幻想着白天看见的女人的肌肤……在眼前的是今天白天看见的女人。从来就不想让老兵先得到，这种欲望使我想立刻扑上去，这时候，听到外面路上东跑西颠的同伴们的脚步声，我清醒过来了。万一班长也进来，一个选拔上等兵的希望就告吹了，到今天为止的努力就什么都沒用了……我压住升起的欲火，只好走了回去。

后来，幸而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下来。大家都睡着了，过了9点，我带了一把佩剑，怀着手榴弹，悄悄地走了出去。在黑暗中，从张开大口的每家门里像要跑出来什么似的，我感到害怕。在可怕的寂静当中，有时可以听到沙沙的树叶响声和人的脚步声，我感到有人跟在后面似的，心里憋得突突

直跳。透过黑暗边看边找，好容易才到了白天的那家。在我的后面有一个中队的同伴，这就比任何时候都增加了勇气，这是一个人走夜道的后盾。有病的身子困难地抱着孩子，在像要下雪的冷天露宿，我如果疼爱过自己的孩子，就不能不知道爱孩子的青年母亲的人类之爱。

我再次像猎犬似的朝母亲的身体猛扑上去，猛然抓住对方的两肩，拉她离开墙壁。在黑暗中，两个人扭成一团，滚倒在火炕当中，这时，突然，婴儿的哭声刺破了耳朵。我担心引起周围人的注意，惊慌得心里扑通扑通地跳，用手捂住婴儿的嘴。婴儿呼吸困难地摆动着头，唾沫顺着我那压住嘴的手指流了出来。母亲极力想使我的手离开，我抓住母亲的后脖颈，把她拉倒，婴儿嘴里的哭声又大了起来。我心情紧张。“这个崽子！”我一面堵着婴儿的嘴，一面想用一只手剥开母亲的衣服。

但是，牢牢地抱着自己的孩子、想要保护自己身体的母亲力气很大，不能满足我的意愿。我认为战争中的胜利者自由地支配战败者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连一个女人都不能如愿，有伤我的傲气。这都是因为有那个小崽子，我对她抱着的婴儿恨得要命……这个小东西如果不收拾，那哭声还会被同伴们知道，所以要赶快的处理掉……

我刚把手从母亲衣服上移到孩子的后脖颈上，知道自己孩子危险的母亲便紧张地想用两手保护住自己的孩子。我用一只脚踏上母亲的肩膀，把搂着婴儿后背的母亲的手拧弯，像拔掉活树一样，使足力气把孩子的身体举了起来。哇哇惨叫叫着在空中荡着的婴儿，晃动那红叶般的小手痛苦地挣扎着。我头脑里正盘算着如何处理的时候，浮现出在白天看见的火炕灶口放着的冒热气的中国特有大锅。

“好，就在那儿！”我不由得咽下想说的这句话，走近锅前，踢开了紧紧抓住我的脚的母亲，像捣米似的轻飘飘地把婴儿身体翻转过来，抓住婴儿的脚腕，把那头倒着对准大锅，就这样扔了进去。锅里的开水溅了出来，婴儿格外高的悲惨叫声，像锥子一样尖锐地扎进了我的耳朵，然后，一眨眼功夫便恢复了沉静。突然，像撕裂绸子一样的夺取自己孩子的母亲的叫声，震动着墙壁。

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排除干扰，把人家的孩子活生生地……好不容易才开始学说话，什么罪也没有的婴儿，被扔进煮开的水当中。

母亲担心自己的孩子，拼命想跑到大锅前面。

“如果不收拾那个小崽子……这次对你可要慢慢的啦！……”我歪着夸耀胜利的脸，踢到她的腰上。母亲撞在墙上，滚倒在火炕上。我哼了一下鼻子。

“因为你不老实！”当母亲叫着自己孩子的名字悲痛求救时，我说，“你怎么喊叫也完蛋了。”我只想堵住她的嘴。她咬住我的手不放，那难以对付的抵抗使我越来越显出野兽的本性。我用被褥蒙上她的头，骑在她的身上，终于蹂躏了她那扭动的身体。

我侵入相邻的中国领土，无故杀了很多爱好和平的勤劳的人，奸淫了很多妇女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太像野兽了。我不得不谴责自己的行为。

经我的手在沸水当中杀死的婴儿，如果现在还活着，将是一个体面的中学生，是一个肩负中国未来的青年。

我犯下罪行——以人杀人为乐，为满足自己欲望而把没有罪过的孩子像猫崽一样扔进锅里杀害——是受帝国主义侵

略思想的毒害。对自己的罪恶思想，我从心眼里憎恨不已。

简 历

1913年出生于山梨县中农家庭。1928年小学毕业的同时到东京当印刷工人。1941年10月20日，作为补充兵在东部63部队入伍。1942年5月末侵略中国。1945年8月22日任59师团54旅团110大队1中队分队长。任兵长时，在朝鲜被苏联解除武装。

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7月）

我五年前一直是住在富士宫市（静冈县），从事地方报纸的印刷排字工作，左眼患白内障，因脑溢血而半身不遂。四年前在兄弟和亲戚的劝告下，回到了原籍山梨县北巨摩郡。每隔一周去一次医院，我和妻子两人过着寂静的生活，没有孩子。

现在，由于言语障碍和听不清楚，不能直接和人会话交谈，但是，我痛感要说的是：“我成年以后应征入伍，被送到战地，算是倒了霉，做了害人的事。战争已经不能再搞了，也不能再做那样的事情了。”

（石田干雄通过夫人的谈话）